

随笔

乡村避暑的幸福时光

陈朝阳

今年暑热,更甚往年。进入头伏以来,待在县城,清晨起来便觉热气扑面而来,中午热浪滔天,全身如裹挟在一股蒸桑拿般的空气里,仿佛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无限扩张,于是汗水自脑门至四肢滂沱而下。这蒸笼般的县城怕是难容我这“清爽之身”了,于是携妻带女溜之大吉来到乡村老家避暑。

老家的乡村位于湘赣边界地带,四面环山,崇山峻岭,峰峦叠翠,村庄就像躺在摇篮里的婴儿,幸福宁静而恬淡。乡村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贯穿而过,是连接乡村和外界的纽带。乡村又有一条终年潺潺流淌,清澈见底的小河自北向南奔流,河水的源头出自高山,用山清水秀来形容家乡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温润的气候,树木荫蔽,水分充足,这就形成了家乡夏天特有的清凉气候,真是一个天然的避暑胜地。

每天晨起,我便和清爽的山风撞个满怀,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无限舒适,伸展伸展手脚,抖擞抖擞精神,美好的一天就此拉开序幕。

吃过早餐,摆一方桌置于后门的菜园前,桌上有书,想阅读的时候便可流连其中,领略文字的美好。若是眼睛疲劳了,便可将目光逡巡于青青的菜园中。菜园子是母亲精心打造的杰作,也是母亲心中的“桃花源”。菜园里有青青的薯叶,翠绿鲜嫩,早上煮面条,放上一把薯叶,鲜香滑嫩,简直胜过猪肉的味道,茂盛的紫苏叶层层叠叠,茂盛得很。紫苏叶是水煮活鱼、煎黄鳝的绝配,既可去腥,又提升了菜肴的品味。高过头的玉米秆子上果实累累,须子下的玉米被层层绿叶裹在其中,细细剥去它的外衣,一个通体洁白,颗粒饱满的玉米便呈现眼前了。蒸熟的玉米香气四溢,那种来自土地的清香沁人肺腑,让人永生难忘,这绝不是大棚里出产的果蔬所能媲美的。辣椒和秋葵结的果实迥然不同。辣椒是柄在上果在下,而秋葵是倒立生长的,柄在下果在上,这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。物种的奇妙怕是用语言难以描述清楚的。豆角顺着一根根木桩牵藤而上,结出了长长白白的豆角。黄色的丝瓜花

上有蜜蜂在嘤嘤嗡嗡,金色的阳光下呈现出一幅为谁辛苦为谁忙的动人画面。最奇妙的是西瓜藤蔓,它顺着电线杆子一路攀爬,把西瓜长在电线杆子的腰部和顶端,让人不得不惊叹西瓜的奇思妙想。小燕子和蜻蜓也不时掠过菜园子,给夏日的菜园平添了一股生机和活力。每天,绿意在眼中流淌,微风在耳边徜徉,庸常的日子也是美好的。

吃完中饭,搬来一把竹凉床,放在正对着菜园的厅堂里,徐徐清风从菜园铺展绵延而来,仿佛是蘸了清泉的纤纤柔荑把我的全身从头到脚温柔地抚摸一遍,枕边书未翻几页,顷刻间,睡意袭来,便跌落在一个舒爽、甜蜜的梦乡。这真是枕书高卧绿阴中,何许清风惊午梦。

依稀间,听到母亲呼叫的声音:“起来,吃凉水、西瓜喽。”从竹床上起来,用清水擦一把脸,定睛细看,不觉欣慰平生:“玉壶澄澈泻冰浆,沉李浮瓜兴味长。静坐片时消暑气,人间此地即天堂。”

世间清欢,不过盛夏梅子雨,碎冰碰壁当啣吻。夏天的声音是冰可乐的气泡、飞转的电风扇、切西瓜时的第一刀。

待到夕阳落下,乡村的暑气便消失殆尽。散步的人们便三五成群,奔赴河边了。河道是新修的,用沥青柏油铺上厚厚的一层,路面上还划了醒目的白色分界线,河道两边有灌浆饱满的庄稼。河道左侧田地里西瓜大戶种植的西瓜,皮薄瓜脆,清甜可口。漫步在河道上的人们,沐着徐徐山风,听着河水轻快的足音,看着霞霭西天,怡然自乐,谈笑风生,惬意满足。河道上的太阳能灯在夜幕降临后次第亮起,也是乡村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散步归来,搬一把竹椅躺在家门口,看天上的星星眨着眼睛,凉风习习,逸体通泰。夜空中不时有飞机掠过的身影,若是有月亮的晚上,皎皎圆月把清辉洒满大地,让人不知今夕何夕。

在乡村避暑的日子里有种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轻松和愉悦感,让人卸下了工作的紧张和重负,一种慢生活的恬静氛围充溢于每一天,乡村真是上苍赐给我的夏季后花园和避暑胜地,有这种简单的幸福,已经很让我满足了!

人间温情

陪母亲买菜

李御

定居省城已三十多年,以前回老家次数很少,近年稍显清闲,回去的次数多了起来。到家后,每天早晨起床时,发现母亲已把菜买回,正在清理淘洗,望着母亲佝偻的背影,心里歉意涌动。我说,明天我与您一起去买菜。哪知,次日待我起床时,母亲又将菜买回来了。无奈,我只好把闹钟定到早晨五点半,起床洗漱后,母亲很惊讶,埋怨我没多睡会儿。

总算逮到了一次陪母亲买菜的机会。母亲身子骨还算健朗,但腿脚不太灵便,每天买菜来回要走四里多路。八十多岁的老人,负重行走,为了一家人每天的生活,来回奔波,让人动容。母亲说,没事的,我还能走动,我就上街给你们买点菜。

母亲买菜,一般不去商场超市,她担心那里的菜不新鲜。在附近菜农集中的一溜摊位前,母亲告诉我,她每天就在这里买菜。母亲与摊主们很熟络,互相亲热地打招呼。

我与母亲在琳琅满目的鲜嫩菜摊中,选了青椒,是那种肉厚但不太辣的,准备做虎皮青椒。买了茄子,属本地品种,可以凉拌。还买了丝瓜、扁豆,还买到了母亲说难以碰见的刀豆,她说小弟喜欢吃,刀豆需要切片后腌制。

母亲跟我说,在这里买菜,不用担心喷打农药。我问,为何?她说,用土办法,用网罩虫子,用灯灭虫子,捉虫子。

后来我才知道,附近菜农能用于种菜的地块不大,他们习惯用土办法灭虫,买农药成本太高,不划算,也影响菜的品质,时间长了,就没人买了。土办法并不是笨办法,不断探索,菜农们掌握了事半功倍的灭虫妙招。大地块可能用不上,小地块却很管用。

我笑着说:“生活质量很高哇,都是绿色蔬菜。”

母亲回答我:“怎么说哩。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,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,自己过得开心就好。”

母亲平时话不多,但这天总想跟我说话。

她说,在这里买菜,那些叫得蛮凶,声音很大,推销自家菜品的人,得留点神,十之八九其中有猫腻。

由此,我联想到一句很有名的话:那些叫喊得厉害的人,是最想把最坏的东西推销出去的人。

小市场与大道理竟是如此接近。

我一手拎着蔬菜,一手挽着母亲的臂膀,走走停停,一路品赏沿途摊点的各种蔬菜与农副产品,真可谓品种齐全,品相上乘,价格便宜。有不少回乡省亲的城里

人,大包小裹将买到的鲜菜、干货放入小后备箱,满载而归的喜悦挂在脸上。

走到一位矮胞(湖南方言,意为祖母或尊称老年妇女)摊位前,她拿出一兜鸡蛋硬要塞给母亲,两人拉扯半天,我只好代母亲收下。

原来,矮胞的老伴患有咳嗽顽疾,母亲知道后,把家里剩下的桑树皮,全都给了她,让她老伴煎服。我家里原有人患过这种病,知道这一偏方后,遍托亲朋好友,找到了桑树根的皮,服用一周后就痊愈了。矮胞老伴服用后,多年的咳嗽治好了。出于感谢,要把家里的土鸡蛋送给母亲。

母亲似乎都忘了这件事。在她看来,人吃五谷杂粮,哪能不生病呢?人家病了,能帮上忙的肯定要帮。人帮我,我帮人,人活着才有意思。

小镇上总是弥漫着互助友爱、邻里相帮的浓厚氛围。

陪着母亲逛菜市场,不但买了菜,还收获了他。

一路走过,母亲硬要买鱼买肉,说我回来了,没有荤菜肯定不行。拗不过老人家,只好买了农户自家养的一只大母鸡。

有我陪着买菜,母亲自是喜悦,话也特别多。哪家的丝瓜特别甜,哪家的芡菜特别香,哪家的藿香放在煎豆腐里最入味,一一道来,如数家珍。

到家后,把菜放下,母亲拿出自备的盘秤,称了称大母鸡,这是母亲多年的习惯,她叫“复称”。一般的菜不称,只称价位比较高的,多了少了,要弄清楚,当个明白人。

望着秤星,母亲愣住了,她说,不对。人家收的是三斤二两的钱,你看,这明明是四斤二两,少看了秤星上一粒,整整少收了一斤的钱。她对我说:“得赶紧给人家把钱补上,不是小数目,几十块钱哩,不能占别人的便宜。”

我说:“咱们明天去买菜时,给他补上。”

母亲口气严厉,说:“那不行。该今天补上的不能等到明天。”说完,就要去买菜的地方给人家送钱。我忙说,您老歇会儿,补钱的事还是我去。

临走时,母亲还叮嘱我,不要认错了人,把事情给人家说清楚。

我遵命很快把钱还了。

回来后,母亲还说,矮胞送的鸡蛋,是要还钱的。明天把我给她买的点心,给人家带上两盒,不能欠人家的情。

后来,我早晨也陪母亲买菜,但有时还是睡过了。

长辈对于女真心实意,掏心掏肺,而子女对老人总会有所疏忽。

乐评

路痴也有小美好

胡美云

朋友圈看到有友发动态:在某个地下车库绕了快半个小时还没找到出口,心态已崩,发个朋友圈为证。边上配了个破涕为笑的表情,有种心急反笑的喜感。屏幕这头,作为一名资深路痴的我,瞬间理解了她的某种心情。

我自小就是个方向感极差的人,又容易走神,出门找不到方向,或者在走过许多次的地方迷路,已是常态。要赶时间时碰到迷路真正令人抓狂,但没什么事闲逛时的迷路也有妙处,能收获一些别样的小美好。

记得有次带着两个女儿到电影院看电影,其实是走了无数次熟悉的路了,但闲逛时,左拐右拐依然迷糊了路线,开始很不自信地隔一段路就问一下人,然后才敢接着往下走,走到后来,最后一次站在路边问指挥交通的警察路线时,到现在我都还忘不了他当时朝着马路对面,指着醒目的“思明电影院”几个大字,一脸压不住的笑意。那笑意伴着我们母女三人的道谢和不好意思,一直目送到我们到电影院的大门。虽然因为迷路而多问了许多陌生人,也闹了很多笑话,但那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,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,成了一份美好而温暖的记忆。

有一次,我打算去图书馆借几本书。到图书馆对于我来说自然是轻车熟路的事,可那天我竟鬼使神差地拐进了一条从未走过的小巷。起初,我还没意识到自己走错了路,只觉得小巷宁静又美好,不知不觉就被吸引住了。铺着石板条的小巷是那么古朴安宁,岁月刻下的印痕在上面清晰可见。小巷两侧是一些古旧的房子,一些老人坐在房前闲闲地聊着天,偶尔有孩童嬉戏。走着走着,竟然听到了一阵悠扬的二胡声,循声望去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坐在门口专注地拉着二胡,脸上洋溢着沉醉的神情,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

关。于是,我很自然地停下了脚步,静静地站在那里听了许久,时间仿佛静止了,而我也忘却了原本的目的地,沉浸在这偶然得来的美好之中。

关于迷路的最早记忆,是在童年时和小伙伴们到家附近的桃花山上摘映山红,山脚下的映山红总是稀稀疏疏的,根本满足不了我们几个的采摘欲望,于是我们开始循着花的踪迹,往更多的地方寻找,不知不觉,山爬得越来越高,树林越走越深,自然也如愿找到了期待中一丛丛茂盛的映山红,那种寻到桃花源般的开心与兴奋现在想想依然清晰如在眼前,我们尽情地挑着自己喜欢的花朵采摘着,直到每人手上都捧了一大束的映山红,才心满意足地准备下山回家。这时候,我们才发现,山高树密,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回家的方向了,直直往下走,不知道到达的会是哪个村哪个队。一阵心慌之后,不知道谁喊了一句:要不我们干脆爬到山顶吧,这样往山下一看,就知道我们队在哪里了,然后直直下山就是了。

在小伙伴的提议下,我们手捧鲜花,一路备发向山顶而行。到了山顶以后,我们第一次以那么高、那么远阔的视线看到自己生活的小村子,看到熟悉的田野和河沟,一切都是那么新奇、陌生而亲切。在山顶上,我们又停了许多,收获了一堆叽叽喳喳的快乐,然后才意犹未尽地沿着村子的方向一路向山下走去,顺利归家。虽然因为迷路耽搁了回家的时间,还被大人责骂教育了,但那意外的收获,以及所带来的认知与快乐,成就了一次难忘而美好的经历。

在我们按部就班平淡前行的生活中,偶尔偏离轨道迷路的时候,那些在慌张与迷茫中发现的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美好,以及所遇见的意想不到的风景和温暖,它们有时比既定目的地的风景更为动人,同时也多了许多趣味,让记忆多了一些别样的色彩。

散文

药香帖

昭衡

我今年五十四岁。半辈子在山里头走,罗霄山脉的褶皱里哪条路上有块石头我都记得。派出所、乡镇、县直机关、炎帝陵管理局,一步一步走过来,脚底茧子厚了,腰杆子也变硬。偏偏是腰,先软了。那声“哎哟,我腰疼”,在喉咙里憋了七百多天。

前年七月,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发起来。起初是沉,像坠了块石头;后来是钻心的疼。弯腰系鞋带费劲,走五百米就得歇一歇。理疗、拔罐、四处求医,药吃了不少,病却一日沉过一日。亲友劝我去省城三甲医院看看,我都摇头。这念头像老屋门槛一样,横在心里许多年。疼得狠了,就写诗,写了又撕,撕了又写。

今年五月初,单位组织健康讲座。讲课的是省直中医院针灸疼痛科的李医生,东北口音,讲腰椎间盘突出、中药调理、普通话标准,人随和。台下有人提问,他停下来耐心讲解。没有一句虚话,全是实打实的常识。讲座结束,我挤到前面问了几句,他一一答了,把诊室位置告诉了我。

六月十二日,出差去株洲。犹豫了一路,终究走进省直中医院大门。做完核磁共振,去综合楼五楼503诊室,他特意空出来等我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医生坐在里面,戴眼镜,说话不紧不慢。他对着电脑认真看影像,眉头微皱,说我的情况已相当严重,保守治疗的效果恐怕有限。他指着屏幕一处一处讲:脱出的位置、囊肿、椎管狭窄。指到哪里,我就疼到哪里——那一小团东西压住了整条腿的命脉。腰椎间盘突出挤住一样。我说我不想住院,更不敢手术,害怕人就就此废了。他沉默片刻,说那就先试试中药,但效果慢,中间可能有反复。检查报告薄得透光,我捧着时满手是汗——腰4/5椎间盘向后脱出,继发椎管狭窄,骶管囊肿,骨质增生。

他让我伸出手腕,两指搭脉,又看舌苔,问了大便睡眠,才转身对着电脑点选药方,几味标注“先煎”,几味“后下”。他侧过头叮嘱:不能弄错。语气寻常,像叮嘱老朋友。

当天赶回炎陵,晚上八点开始熬药。药香从厨房洩出来,苦苦的,带着草木清冽。两碗汤药入腹,舌尖发麻,困意涌上来。那一夜,我睡了一年多来最沉的一觉。凌晨醒来,腰腿的坠胀明显轻了。掌心能闻到淡淡的药香,从皮肤里渗出来那样。

从那天起,我每天把身体感受写成文字发给他。他总在问诊间隙回复,有时文字,有时语音,有时是半小时通话,细细地调方。舌苔厚薄、梦境起伏、阴晴带来的身体变化,一字不落地告诉他,他从不懈怠。

药香日日萦绕晨昏,痛感像潮水来了又退。我梦见涨水迫木排,梦见箱子被偷、车子寻不见,梦见树蛙缠着金环蛇——我把这些都告诉他,他说梦境也是气机调整的外化。

六月二十七日,换到第五个疗程的新药方。那夜服药后身体明显轻松,次日清晨,大腿根部那揉不散的痛感消失了。站在镜子前刷牙,忽然发现腰杆能挺直了。

七月一日,靠墙站立,轻轻松松站了十分钟。一年多来,第一次重新感受正常走路的滋味——平稳的、不痛的、脚掌落地的感觉,让人想流泪。到七月二十二日,疼痛缩成一丝牵扯感。四十一天,我发了四十一天消息;他回了四十一天消息。

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他:我没有住院,也没挂号,您分文未取,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时间?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,说:是缘分吧。那两个字传过来,比任何一味药都让人安心。还有一次,他直到下午才回复,第一句是:“不好意思,今天没搞赢。”语气谦和,带着歉意。这份谦和不是客套,是长年行医涵养出的从容——看诊不急,把脉不急,叮嘱不急,连“没搞赢”的歉意里都透着一股稳稳当当的劲儿。像老树皮一层层长厚,风雨也撼不动。

我和李医生素昧平生,他的耐心并非只待我一个。这份无差别的关切,像阳光照在每个人身上,不多一分,不少一分;像山溪日夜流着,不为什么,只是流着。他也说过,医学终归有边界。这话让我更加敬重他——他不承诺奇迹,只是日复一日认真对待每一个患者。

如今腰已不疼了,八段锦还在练,药香散进田野,散进每天走过的路。我常想起他说“真为你高兴”,四个字像一味药引,把酸楚慢慢化开了。

我想感谢他。炎陵黄桃开园,我发信息寄点桃给他尝尝。好久,才等来回复:“不客气,感谢您的好意。”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。

感恩层层剥开,最深处是自在无相——不执着于谁施谁受,只把善意接住再往下传;再往下,是敬畏天地万物,知晓一草一木一剂药,皆是大化中的因缘;再往下,是无差别关切世间万千普通人;再往下,是人情往来的记挂;最底下,是受了恩惠而不自知。我不需把恩情当成欠条。真正的不辜负,是把这份宽厚长在自己身上——下乡时对村民的诉求多听十分钟,接访时耐心听完对方的怨气,同事问起就医不再用“挂号费贵”把人劝退。人走到哪里都要记得自己从哪里来。待人宽厚平和,做事沉稳有度,便是对那股药香岁月最好的回应。

如今阴雨天腰际还有一丝极轻的牵扯,但我不再怕它。它像那四十一天药香留下的印记,提醒我从枯木到逢春的路。六月十二日的片子上,我的腰椎是一截枯木。四十一天后,枯木逢春。那场五月讲座,那个东北口音,像一把钥匙插入锁孔,轻轻一转——门开了。

就像炎帝神农尝过的草木,它们不会说自己有多苦。它们只是在罗霄山脉的褶皱里,一株连着一株,安静地绿着。绿着绿着,就绿成了一种药香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rbsq@163.com